

胆小鬼



在行动

悬疑探秘小说·成长版

我的朋友是湖怪

谁比谁胆大 谁看谁胆寒

卫斯理式的奇幻惊悚 福尔摩斯式的悬疑推理

带你体验“过山车”



YZLI0890120786

绿蒂 著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胆小鬼



在行动

悬疑探秘小说·成长版

我的朋友是湖怪

绿蒂 著



YZLI0890120786

谁比谁胆大 谁看谁胆寒

卫斯理式的奇幻惊悚 福尔摩斯式的悬疑推理

带你体验“过山车”般的心跳感觉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我的朋友是湖怪 / 绿蒂 著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
2009.7

(胆小鬼在行动)

ISBN 978-7-5113-0024-9

I. 我… II. 绿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
国—当代 IV. I 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10902 号

胆小鬼在行动——我的朋友是湖怪

著 者 / 绿 蒂

责任编辑 / 文 心

责任校对 / 志 刚

经 销 / 新华书店

开 本 / 850×1194 毫米 1/32 开 印张/48 字数/921 千字

印 刷 / 大厂回族自治县正兴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/ 2009 年 9 月第 1 版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113-0024-9

定 价 / 90.00 元(共六册)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邮编:100029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

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行部:(010)64443051 传真:(010)64439708

网址: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胆小鬼



在行动

悬疑探秘小说·成长版

目 录

- 1. 惬意的湖泊写生 / 1
- 2. 我看到湖怪 / 10
- 3. 逃跑 / 17
- 4. 雨中的垂钓者 / 21
- 5. 跟菲力商量的计划 / 28
- 6. 封锁关于湖怪的一切消息 / 32
- 7. 湖面上漂起巨大的脚掌 / 38
- 8. 它将手指插进爸爸的衣袋 / 44
- 9. 追踪湖怪的牧羊女贝贝 / 49
- 10. 爸爸让我头痛的引诱怪物绝招 / 52
- 11. 有群家伙在向湖怪开枪 / 59
- 12. 菲菲失踪 / 65
- 13. 被迫停止搜寻湖怪 / 71
- 14. 调查神秘开枪人 / 76
- 15. 录象带里的惊人发现 / 81

- 1. 寻怪组合 / 89
 - 1. 浮出水面的绿色头颅 / 95
 - 1. 拯救湖怪 / 100
 - 1. 汽车在湖边神秘失踪 / 109
 - 1. 芦苇丛里,藏着另一个世界 / 117
 - 1. 书房秘谈 / 123
- 1. 再次冒险 / 131
 - 1. 想与爸爸合作的神经病人 / 135
 - 1. 他们杀死了爸爸? / 141
 - 1. 芦苇丛中,另一个我在呼唤爸爸 / 147
 - 1. 我跌入奇怪的洞 / 151
 - 1. 湖底的巨兽 / 156
 - 1. 变异的生物 / 163
- 1. 湖底的实验室 / 171
 - 1. 这个湖怪不一般 / 177
 - 1. 鸟报纸 / 184
 - 1. 它伏在笼子里 / 191
 - 1. 秘涵 / 196
 - 1. 坐在湖底叹气的湖怪 / 203
 - 1. 湖怪哈米 / 208
- 1. 史前文明 / 213
 - 1. 40 分钟倒计时 / 222
 - 1. 巧妙的诱惑 / 228
 - 1. 唤起湖怪的回忆 / 236
 - 1. 谁将我们托出湖面 / 244



惬意的湖泊写生

“你确定就是这儿吗？”茜多拿着高倍望远镜，盯着平静的多玛湖的湖水。

这个湖很大。绵延几十公里，水深一百多米。

湖面上尽是雾气，飘来荡去。

偶尔露出一条条青蓝色的湖面剪影，像是久居湖底的寂寞幽灵，为引起路人的注意，而施展的魔障。

湖岸边生长着茂密的柳树，稀稀拉拉的白杨。树丛间团团簇簇地拥挤着长蒿。

裸露的湖床上，趴着形状奇特，长着白霜的石头。到处是一堆堆河螺的空壳子。

湖边的树丛里，经常出现三四米长的大鱼骨架。

柳树莫名其妙地连根拔出，在湖里打旋。

总让人怀疑，似乎有个惹事生非的湖怪，被长长的枷锁，束缚在湖底的某个角落。

经常有湖怪的传闻，在湖泊附近的牧场里悄悄流淌。

说湖泊里有一个神秘生物，被当做这个奇特民族的图腾膜拜。

在每年的五月初，都会有一小支队伍，净身洗面，穿上鬼诡的圣装，由一个年事很高、眼花耳聋的长老带领，在凌晨两三点就赶到湖泊。他们将整只牛羊和红枣面粉

做的少女，投入到湖中。

祭祀人员回来，会成为族里人的英雄。他们怀着敬意地将湖怪腾云踏雾、威武享用祭祀品的盛况，炫耀给族里的其他人。

这个秘密，再神不知鬼不觉地流淌到报纸上。

但无论是哪一个勇敢的记者，冒险去湖泊寻怪——有时是偷偷跟踪祭祀人员，窥视神秘图腾——却都在回来以后，呆呆傻傻。

对他见到、或听到的秘闻，缄口不提，似乎受到了极度惊吓。

也偶尔有某个幸运者，带回一些片断：

湖中升起浓雾……传来恐怖叫声……

水中打旋……升起巨大的棕灰色的生物……

两只夜光的眼睛……

这些细碎的目击内容，使得这个神秘的湖泊，更蒙上了诡异的黑色面纱。

“我猜就是那儿，但也不好确定。”米雪儿抖着她又光又滑的头发，她头上的发卡非常别致。

“你总喜欢猜，”茜多从望眼镜里看了米雪儿一眼，“可没有一回猜对过。这可不是在考语文习题。”

“可我刚才真听到声音了，在唱歌。我从未听过那么动听的歌。就像是有什么家伙坐在湖里，用河螺吹出来的。”

我坐在垫了一层柳枝的河床上，盯着这两个可爱的小表妹。



她们总会在周六，哭哭啼啼地央求我，带上她们。
我平时也不会闲逛到这个杂草丛生、荒凉冷寂的湖泊。因为它躲在市郊的草原上。

如果不是为了完成写生作业，我可懒得领着她们挤公交车。

我自己通常都是骑自行车。

可如果被她们发现，有哪一次被落下，就会使劲儿地在地板上打滚。非要将我偷偷向她们借钱的秘密，告诉妈妈。

“你们到底看到了什么？”我对心爱的小表妹，总是发不起火来。即使她们在我刚画好的写生上又加了一笔。

“一只怪兽，很大很大的怪兽。长着犄角，棕色的尾巴和胡子。”茜多表妹总喜欢跟我讲她看过的动画片——尼斯湖水怪中的那个会喷水，会打滚儿的家伙。

“你呢？”我转向正专注地盯着湖中心出神的米雪儿。

她性格文静，凡事总让着比她小两岁的茜多表妹。所以好不容易，才从茜多手里，得到那个宝贝的望远镜。

“刚才明明听到那首曲子，就像是有个难过的小海螺吹出来的。但我知道是那家伙。”米雪儿认真地说。

我笑了笑，并不把表妹的话当真。

这个故事她讲了有一阵子了，是在今年湖泊开始溶化的时候。

湖面在冬天，总会冻上厚厚的一层冰。可以在上面

打滚儿，溜冰。我带她们来玩儿过两次。

在湖面快要化冻的时候，米雪儿表妹差点儿掉入一个冰窟中。她说是一双大手将她推上来的。

米雪儿表妹说，那双大手很怪。手指像她的小腿粗，长着森林般浓密的长毛。毛发上挂满了河螺。

“是那个手指上，挂满小河螺的家伙吹的吗？”我故意逗弄表妹。

写生已经画完了。

我躺在草地上想睡一会儿。一会儿去湖边下的网中收鱼，也许会有点儿收获。

“没看到捧河螺的家伙，那次之后就再也没见过，但我猜一定是它。”米雪儿表妹认真地说。

“我可不信什么会唱歌的河螺！”茜多表妹大声抗议，一把抢过望远镜，对着湖面观望。

我猜她一定是在找，米雪儿说的会唱歌的湖怪。

“是吹河螺的家伙，不是河螺会唱歌。”米雪儿表妹总是管将她推出冰窟的大手，叫家伙。

因为她说，那个巨大生物好像并不是人。

“行了行了，可爱的小表妹。你们不要吵啦，一会儿去看看我们的收获，怎么样？”

我躺在草地上，伸展四肢，仰望着蓝天上变幻的白云，心情舒畅极了。

两个表妹还在争来争去，认为自己说的对。

我可没耐心听她们讲什么湖怪的故事，就一心一意地想着周末聚会。



我今年已经十二岁，经常有机会去参加一些聚会。但这种机会，也是今年才被妈妈允许的。

她说如果我是个女孩子，就绝对不会这么疯疯癫癫地到处玩儿啦。

还说即使是个男孩子，也要稳重些，要学爸爸那样。

我爸爸是个湖泊生态学家。经常到多玛湖里研究什么水质呀，鱼类的生长环境啊什么的。

就是因为爸爸（所有人都叫他赵博士），我才发现这个好去处。

爸爸又刻板，又严肃。总把脸上的鼻子和眼睛，保持一动不动的姿势，盯着他的研究仪器。

“犀利，还在磨蹭什么？画完了吗？”草丛里飘出冷漠又严肃的说话声。

还没有告诉你们，我的爸爸今天也来了，在做一個研究课题。

我假装睡着了。

赵博士又在叫我去帮他抬仪器，调电波。可我很讨厌那些密密麻麻，也像他那张脸一样冷漠的数据。

“赶快过来！”赵博士最会戳穿我的诡计。

我只好无精打采地爬起来，走过去。

仪器架在湖边的一个搭起的铁架子上。有两台机器：一台像电视机一样，上面有一排高低不平的数据。另一台像收音机，嗡嗡地响。

仔细听，有鲶鱼打滚儿的声音；还有鲤鱼在放屁。

我一直认为是它在放屁，咕咚咕咚的。

“行了！睿利。那是鲤鱼吐泡泡，在呼吸。”赵博士这时候总想给我两下子。

他最恨对生物学一窍不懂的人了。

我正要猫着腰，躬着背逃跑。

“看你干得好事！睿利，你一点儿都不像你爸爸。”

赵博士的脑袋顶上秃秃的，被阳光照得闪闪发亮。

你眯起一只眼，仔细看，会以为他不小心把台灯也带出来了。

我去过他的研究所，发现那里的博士都跟他一样。

但也有一些人的脑袋上，还幸存着一两根头发。

闭上眼睛，仔细想想，柔和的紫外线下，一颗颗圆溜溜的脑袋。

真像一大堆恐龙蛋！

“睿利！”

搞科学研究的人都有点歇斯底里症，尤其是你将他们的东西弄坏了。

“对不起，爸爸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原谅我！”我将赵博士刚刚打出的数据，不小心，扔到了湖里。

它马上就沉下去了。

赵博士的鼻翼飞快地翕动着，“我真为你难过。老实说，你可不是个搞科学的料儿。”

他总拿以后会吃不上饭威胁我。

“可我不喜欢搞什么科学。”我缩着脖子，盯着他脸上的皱纹在慢慢聚会。

“一无是处！”



“我只想做一个流浪画家。真的，带着画夹，一只小皮箱。有必要的話，再带上我的小提琴。拉一首，嗯……就拉一首土耳其进行曲，多欢快的事儿。走到哪儿，就在哪儿过夜，就像流浪儿迪克一样。”

我总为自己长得太慢难过。妈妈说了，十八岁，就允许我四处去流浪。

“你是个小……”爸爸的眉毛在哆嗦。

他总是这样，一生气就想不起下一句该说什么。

“小纨绔子弟！”我谦虚地提醒爸爸。

他们大人总喜欢耍威风，我挨了一巴掌，在肩膀上。

我的胸口疼得厉害，我是说我的胸口疼得厉害，但可不是在为自己难过。

爸爸正蹲在地上，蜷缩着，那可怜劲儿并不比菲娣（我的猫咪）差。

他的手在不自觉地抖着，边擦掉在眼镜上的泪水。

“行啦，我亲爱的赵博士。你是一个顶棒的，顶棒的……”

爸爸欢快地提醒我，“生物学家！”

他无论受到什么打击，都忘不了他是个生物学家。

“怎么办？”我着急得要命，想马上回家。去约我的朋友菲力喝可乐，看动画剧。

可爸爸的研究数据掉进湖里了，我无法劝说他不完成这个项目就回家。

“重做一遍。不过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很熟悉了，不用再费什么劲儿。用不了个把钟头，我们就可以回家，痛痛

“快快地洗个凉水澡啦。”

爸爸说的个把钟头就是三个小时，他总喜欢这样。

如果你给他打电话，问他什么时候去学校接你，他要是告诉你十分钟，那么你就可以放心地、痛痛快快地打一场篮球。因为他通常会在四十分钟后赶到。

“可我真有约会。”我说道。

“你天天都有约会。行啦，少装啦，赶快去看看湖那边的茜多和米雪儿。别让她们掉进湖里。”

“我真有约会。”我还想争辩一番。

“你喜欢什么样的球鞋，我刚好开了工资。”爸爸的脑门闪了一下。

我站着没动，“嗯……最近我的篮球，好像出了点儿毛病。”

赵博士凶狠地瞪了我一眼，但还是很聪明地说，“好吧，给你换一个篮球。”

“还有我的运动裤，坏了个口子。”我觉得有时候，贪婪一下，并不是什么罪过。

“赶快去吧，你这个小滑头。如果再跟我讲条件，我就自己告诉她们。”

我马上跑向茜多和米雪儿。

两个可爱的小表妹，正拿着小网，兜在多玛湖的岸边上打捞河螺。还不时将捞上来的河螺，放在耳边。偷听是不是有什么家伙在唱歌。

老实说，我曾经也干过这种蠢事。

爷爷说碗柜上也会有小精灵。如果你不听话，它们



就会守在那里,把你的碗藏起来。如果不知悔改,那就把所有的碗都偷走。

可我在碗柜上守了好几天,也没看到过什么精灵。

就在要放弃的时候,突然看到有一个长得毛绒绒的家伙,在碗里打了个转儿。

我赶紧叫来爷爷,他把那个家伙拎着尾巴扔进了垃圾桶里。

我悄悄看了看。精灵长着四只脚,还有一条尾巴。

但爷爷因为这个,打了我的屁股好几次。还警告我不准说出去——那是只老鼠。

“找到那家伙了吗?”我也学着米雪儿表妹的天真样,抓起一个大河螺放在耳边。

“噢!啊——说话啦!”我扯着嗓子大喊,瞪大眼睛,抖着手脚。将河螺在手上抖来抖去。

两个表妹吓坏了,一脸严肃地盯着我。

“它说了什么?”茜多的眼珠子一翻一剐地,一定在脑袋里想,这个家伙是不是长了犄角。

米雪儿的脸惨白,双手托在胸前,一脸虔诚。

我不忍心再骗这两个小傻瓜,就把河螺扔到湖里,“它说,求求你,求求你。亲爱的主人,放了我吧。我会让你实现一切愿望,包括给你买一架新提琴,还要给你可爱的表妹买新裙子。”

茜多和米雪儿搂着我的脖子,问东问西。不得不让我跟她们用起家法,耍起表哥的威风。

“赶快排好队,去找赵博士。要不然,我踢你们的屁

股。”

她们每个人给了我一脚，向赵博士跑去。

我看到湖怪

“睿利，看好你可爱的表妹们。我要去湖对岸，看看出了什么问题。仪器上的电波抖动得厉害，好像有大鱼。”

爸爸脸上的肌肉在抖动。我知道他又在以为，湖底有什么湖怪——

很抱歉没有在刚开始的时候，向你们介绍这些。

因为我真有些脸红。

爸爸在研究湖泊的生态和鱼类的同时，总喜欢研究湖怪。

他的书房里有许多关于湖怪的书籍。

有尼斯湖的；有尼泊尔湖的；有嘎那湖的；还有青海湖。以及一些名字古怪，让人看了就会想到湖怪的湖泊。

他的书房总上着锁，我也只有在他刚巧上厕所的时候溜进去。

我偷窥过许多书上的插图，长得奇形怪状。

有的像非洲的鬣狗；有的像大兔子；有的像猪；有的像马；也有像 ET 的——就是太空人。



可我认为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湖怪、海怪之类的东西。

那都是一些科学家的疯狂臆想。

可爸爸却一心一意地认为，多玛湖里有怪物。

他告诉我二十年前，多玛湖是市游泳队的训练基地。

那个时候，他是蛙泳队的队员。

有一天，到达湖边时，天阴得厉害，下着牛毛细雨。就是总也不爱停的那种。

教练让所有队员回家，明天再来。

可贪玩的爸爸却悄悄对队友们说，雨天游泳更有意思。

所以他和另两个伙伴力力、机灵鬼，就在半路上，悄悄返了回来，跳进湖里。

湖面上被雨点拍打，激起一个个括着圆环的小水圈。敲出叮当的乐谱，妙极了。让人有种想玩儿命游的冲动。

爸爸和力力、机灵鬼，在水中拼命扑腾，翻跟头。

“你不要拉我的脚！”机灵鬼突然给了爸爸一拳，他好像生气了，很生气的样子，“我已经呛了好几口水啦，松开，快松开！”

爸爸这时只露出个脑袋。

他惊讶万分，因为他的手正在提裤子。裤子被谁拉了一下。

“你敢打我，是力力干的，他在拉我的裤子。哎！你松开，干嘛？别拉我的裤子，松开。”爸爸也气极了。

因为他的裤子被拉掉了，只得光着屁股跑上岸。

爸爸发现，消失了一个伙伴力力。一定是他藏在水下搞的鬼。

“哎，坏家伙，松开我。”爸爸身边的机灵鬼，突然往下沉。

他翻着眼睛，喝着湖水。一会儿露出脑袋，一会儿整个脑袋浸在水中。

爸爸吼叫起来，“干什么？你要干什么？”

因为这玩笑太过火了，水底有两只手，正抓着机灵鬼的脚丫。

“哦，哇，我要完蛋啦！”爸爸眼看着被拉脚丫的机灵鬼，向深水处沉去。

他蹦起来，扎了个猛子，潜下水去。

“拿开！”爸爸在水里使劲儿掰，抓着机灵鬼的脚踝的大手，“力力，松开！”

可手攥得紧极了，像个铁钳子，无论怎么使劲儿都拉不开。

因为在水里，胸腔受压迫，无法长时间闭气。爸爸决定先返上水面透气，再拉沉到水底的机灵鬼。

可他刚伸出脑袋，就惊叫起来，居然看到力力，正在水面不远处仰面浮着。

力力最拿手的就是仰泳，在水面上漂流的功夫可是一流。

那水底下，又是谁呢？

爸爸感觉一只手，又轻轻地攥住了他的脚踝。